

总是想得太多

开心农庄 ◆ 戴蓉

本埠生活录

厚切 ◆ 石磊

周末去崇明玩,朋友说,喜欢花草的人来了,自然应该带我去看花。樱花和菜花的季节过了,玫瑰却正当时。走进西来农庄的玫瑰园,不懂花的人这时也发言了:“玫瑰的香味,比栀子花文雅。”我一边闻着玫瑰园的主人采的一朵保加利亚玫瑰一边点头。打理一个60余亩的玫瑰园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我说野草多了点,主人无奈地说:“一直在和它们斗争,可长得实在太快了。”年过半百的她依然身材苗条腰板挺直,头戴大草帽在玫瑰花圃里穿行,看着真是潇洒悦目。玫瑰园里雪白的亭子,即便在正午的太阳下也是清凉的所在。

敲开另一家农庄的木门,一塘碧绿的荷叶让人心里一静。主人说今年气温偏低,荷花开得有点迟了。不过即便如此,还是找得到两三朵菡萏。水塘不深,有人童心大发,开始在浅水里玩开了刚由蝌蚪变成的小青蛙。农庄里一排临水的房舍,

常有修佛和练瑜伽的人来此静修、茹素抄经。想不到这个竹篱围墙内小小的农庄,竟然自有一方天地。主人端上来的黑籽西瓜、自家做的粽子和玉米饼,也都是天然素净的东西。临走讨了两片荷叶,回家做了一锅淡绿的荷叶粥。离开时我们的车子已经拐弯,回头看到主人仍站在门外,双手合十微微鞠躬。这样周到的礼数,如今已经不多见了。

一路带着我们转悠的女子,马路上也要有自己的农舍了。她有点雀跃地带我们去工地,指着着很快就要成形的客房、阳台、院子、厨房和喝茶的露台。她说她喜欢这里的敞亮开阔,“那些桂花树和桔子树也是我的”。再往前走,有一户养鱼的渔家人。不远处的水稻田,白鹭徐徐落下又飞起。

路上偶然看到一块路牌,指向“现实版开心农场”,我和开车的人看得莞尔。现实里的开心农庄,诚然比虚拟世界的有情。

说起来,真的是这样的,世界上,有一些字有一些词,当真是让人一见开怀,再见开颜,见完了还想一见再见的。说得这么不遗余力的倾心,好像对着的,不是一枚两枚的字,而是其他什么好人好事似的。然而,何其不幸,这个人世上,好人好事已经很难期待了,认真让人不失望的,竟真的就是一些美貌的字而已。

比如,厚切。这两个字搁在一处,于纷扰喧嚣的闹市或者乱世之中,远远看见,我就情不自禁地,热泪盈眶起来了。

厚切,望文生义,就是肥肥厚厚的,落落大方的,绝不手软的,相当土豪的,不小家子气的,那么豪放地切厚片,扎扎实实的,切完一刀,再切一刀,不含糊,不黏糊,真真好样极了。厚切的代表作品,是牛舌,这件当家作品,何等地光辉灿烂举世无敌,很难用文字表达清楚。我对牛舌的深情,完全是让厚

切给活活搞出来的。在没有遇见厚切之前,对牛舌,真的是可有可无一片随便草率的薄情,一直到金风玉露地遇见了厚切,对牛舌,便无论如何再也放不下了。

厚切之余,再来一个动人肺腑的字,炭烧。很多时候,还啰啰嗦嗦地添一笔备注,备长炭。这一弄,当真是美好到杀人都不眨眼了。面对炭烧厚切牛舌,唯一能够回报的深情,是细细的欣赏,默默的品味,这是对炭烧厚切牛舌,最好的歌颂了,我觉得。

厚切还有好多泛滥之作,一律惊天动地泣鬼神。比如,新鲜出炉的吐司面包,厚厚一切,粉软,香浓,夹一厚切的玉子烧蛋,这样简单、朴素、迷人的三明治,不用争锋不用投票,一定就独步人间了。若是

小气一点,面包也薄,蛋也薄,就真的完蛋不好玩了。

再比如,厚切的鲑鱼或者海鲈,粉嫩一砖,轻薄一炙,淋个美艳的紫苏梅子酱汁或者黄油芦笋酱汁,拣枚雪白的细瓷大盘,盘面之上辽远淡静绝无火气,一箸入口那种深藏不露的沸火滚烫,一路逼入人心入肺,那真的是,好深长的感动。想想看,若是搞个薄切的来,还有什么劲?

厚切,其实是日文里的字,这样的明白好用,传神传到无远弗届,就伸手拿过来用了。吃了很多回的厚切美食之后,忽然顿悟,于人情浇薄的时代,是一个厚字,赚尽了我的耿耿衷心。

天下的美食,总是能够发人深省,这一回,果然亦没有例外。

细节是一种奢侈

曾有几年住在一楼,窗外有一排树,逢到刮风下雨,这排树就是天然功放,半夜里下起雨,睡得轻一点会被雨声吵醒,翻个身裹紧被子,后半场雨声里的睡眠通常会更加安稳香甜。

想当年先祖碰到下雨天就用不着出门采摘打猎下地种田,而是可以宅在山洞农舍里歇着,并留下了“下雨天打孩子,闲着也是闲着”的名句。这点DNA传达至今,当代人虽然下雨天也必须提着水淋淋的伞挤出地铁或心浮气躁地堵在车流里,满脚泥水冲进办公室,但是听到雨声,潜意识里还是会生出“可以休息”的幻觉。

后来搬家,新居在二十七层高楼上,从此大部分时间只要窗户一关,就基本不太听得到雨声了,除非倾盆大雨。断断续续的阴雨天里,判断外头有没有下雨的法子,不是听雨声,而是站在窗口往下看街上有没有人打着伞走路。

好在如今用不着下雨也能听雨,有个名叫rainymood的网站,点开,先是隐隐有雷声响起,然后就是无休无止哗啦啦响个不停的雨声。

一开始也觉得奇怪:居然有如此内容单调的网站?但随即发现,虽

留得网站听雨声

然网站打开后很快忘记它的存在,隔一会儿却会如梦方醒——好像刚才的确是心思比较安静比较容易专注。于是收藏在浏览器收藏夹里,下次需要隔绝办公室噪声的时候,戴上耳机,打开这个听雨的网站。听得久了又觉察出,虽然一直是雨声,但雨一会儿儿大一会儿小,偶尔雨小的时候,还会冒出一两声鸟鸣。

虚拟雨声的受欢迎程度还表现在,手机APP商店里有款同名APP,收费的,也就是说,有人愿意花钱听下雨的声音,更有用过的人在网上海感激涕零发言:“听这个,三分钟就能睡着。”

有时觉得光听雨声有点儿无聊,就同时打开雨声和豆瓣电台两个网站,电台选轻音乐,自己生成在雨声里听音乐的效果,同样静心。后来在网上更发现,有同好者把雨声和音乐合在一起,上传了一整张“电影原声精选混雨声”的专辑。

成千上万当代人不顾学者专家痛心疾首的呼吁,头也不回地奔向大小屏幕和屏幕背后的虚拟空间,多半是因为,只有在这时,“人生是可以由自己掌控的”这种肥皂泡一

般脆弱不堪的信仰才最接近于真实,甚至可以随着手指点击控制一场随时落下随时收起的雨。

于是我们在网站和APP听雨声,在电脑壁纸上浏览风景,记得在某篇科幻小说里有个细节:在未来世界,居民早上起来拉开窗帘,用遥控器选择落地窗外的景色——这一天只怕不远了吧。

诗歌口香糖

无题(403) ◆ 严力

➡ 优点一直在输出
克服缺点的力量
此力量只能用领悟去转换
没有包装也不可能被包装

➡ 在商海里沉浮多年
他觉得红色最有成就
很多个象征权力的沙滩与其
签署了互相登录假期的合同

➡ 有人在股市里提取
你投进去的钱
同理,你也能提取别人的钱
问题是
你的手快不过“内部信息”

让思想拐个弯

这两年,各单位逢年过节发东西逐渐成为历史,不过,这段历史却不该被遗忘,因为其中折射出我们曾经的时代。

发东西就是发实物。发实物很有年头,我当年插队时,村里都发实物,从吃的到烧的,没有一样不靠队里分发,如果想得到现金,大概就只能靠家里养的那几只母鸡下的蛋了,蛋必须卖给供销社,然后再用鸡蛋换来的钱买盐买酱油。这还有个戏称:鸡屁股银行。

农村的土地承包后,不知怎么,发实物的习惯传给了城市,有的是后勤提供,有的是工会出马。上个世纪八

发东西 ◆ 顾土

十年代尚未完全取消票证,发的东西大多是年节期间的紧俏商品,鱼肉米面蛋油,一人一份。过去的很多年里,婚姻常常就在本单位内部解决,所以,夫妻同在一个单位是一景;单位还管子女就业,因此,一家数口都在一个单位的,也很时兴。我所在的单位,一到年关,有的家庭就用小推车运送分发的东西,一看车上那堆鸡鸭鱼肉和大米的份数,就明白这家究竟有几口人在同一个单位吃饭了。这样的家庭,估计分发的食品可以从除夕吃到十五,整个春节不必再上菜市场了。

如今回想起来那个年月发的东西,还真是五花八门,当时叫做单位福利。正月十五肯定发元宵,端午自然发粽子,中秋当然非月饼莫属了。除了市场上的紧俏商品外,发的东西也有不少是生活提升型,八十年代西服刚流行,做一套所费不赀,于是,有的单位干脆就发西服,结果,大约有几年时间,那家单位里出来的人穿的

都好像是制服;八十年代的人刚刚知道洗头可以用洗发水,洗过之后还可以抹护发素,有实力的单位就发引进不久的“资生堂”,弱一些的则只能发“蜂花”了。可能是票证时代遗留下来的意识,各个单位似乎都将食用油看得尤其重要,特别留恋,一人发一桶食用油的历史延续最长,一直发到前几年还没有绝迹,拎一桶油回家是逢年过节单位班车上的普遍景象。可能是商品日益丰富的原因,各单位后来发的东西大都转为实用型,卫生纸、洗衣粉、肥皂最为普及。

各单位发了什么,也是过去人们最常议论的话题,假如夫妻分属两家单位,互相比较就成为过年过节的家庭主题,有可能还是相互贬损的内容之一呢。“你瞧你们单位那点出息,大过节的就发了一袋米,连个大虾都没有!”

从单位发实物这段历史中可以窥见许多,有社会、有单位、有市场,还有商品经济的强与弱。

钢笔画世界

尼斯的滨海大道

杨秉辉 画\文

尼斯位于法国南部地中海沿岸,帕隆河口。尼斯市依山面海风光秀丽,素有“旅游之都”之称。数百年来该市规定每年5月的所有星期日皆为植树节。每当其时,市民皆自觉在自家庭院或公共地方种花、植树,以致该市到处绿树成荫、四季鲜花怒放。地中海上蓝天蓝海一色、白云白帆相映,滨海大道两侧绿树成荫,酒吧林立,乐声不断。路南海滨名天使湾,更是游人密集之处,苗条女郎,肥肥老者,或坐或卧,尽享海风、海水之乐。

西南的琐事尘语

祇园的白衣神官 ◆ 洁尘

那天,在京都祇园的八坂神社前,一名身着曳地白衣的美男子,迎面朝我走来。

他大概三十岁左右,身材修长,面容清俊,让我立马联想到一直很喜欢的两位高个子日本艺人,江口洋介和福山雅治。白衣美男神色忧戚,脚步急促,又是迎面而来,我是断不能举起相机的,那相当无礼;待他擦肩而过,我随之转身目送,那背影似乎有一种慑人的悲意,我轻轻摁下快门,似乎生怕他听到。我觉得,不能冒犯他。

那天的祇园,细雨霏霏。正是七月,但似乎很有秋意。天边团聚着沉沉的乌云,辰光黯哑,八坂神社的黑色屋顶、红漆廊柱和无数的白灯笼,呈现出一种特别的光泽和韵味,那是日本电影中常见的一种沉郁的基调。这个时候,从挂垂着的白色幕帷中突然冒出这么一位疾步行走的白衣美男,给我一种非常强烈的电影场景感。

我仔细看那美男的背影:有点像汉服一样的雪白长衣,敞袖,白带束腰,衣摆长至脚面,脚着白袜和木屐。没有戴帽子,头发就是普通男子的发型,偏长,浓密微卷。这个悦目的男子,长得好看是一方面的原因,关键是,穿得太好看了。

我知道,他是八坂神社的神官。那天,在八坂神社,还看到了好些神官。

日本神社的神职人员的常用职业装就是这样的,以前在日影日

剧里就看过,男为神官,着纯白束腰长衣,女为巫女,着白衣红裙。这是平时的装束,到了重大庆典时,服装会有变化,会更加隆重。

很多日本人都是双重信仰,既是佛教徒,又是神道教徒。据说,日本现有八万二千多座神社,两万一千多名神职人员。在二战结束前,日本神社的神职人员是国家公务员,分五级,神社的最高领导叫做官司,下有权官司、祢宜、权祢宜等称谓的职员。二战后日本实行和平宪法,政教分离,神官从国家体制里脱离出去,成为一种普通的职业,跟日本僧侣一样,可以娶妻生子,日常生活跟普通人一样。日本的佛学院不少,但专门培养神官的大学只有两所,皇学院大学和国学院大院,神官多出自这两所大学。神官的主要工作是替信徒被除、组织祭祀典礼、主持婚礼、成年礼等各种仪式等等,据说还当相扑的裁判。

祇园的八坂神社是日本全国约三千座八坂神社的总本社,可以求拜诸事如意;它的旁边还有两个小神社,一个叫做美御前社,一个叫做恶王子神社。我让儿子去拜拜恶王子神社,他问为什么,我说你拜了我再告诉你,于是他去拜了拜,然后我告诉他,据说男孩儿在这个神社拜了会更帅。儿子笑了,这个呀,好滑稽。那个美御前社是女孩儿祈求美丽的,儿子问那妈妈你要不要去拜拜,我说,妈妈早不是女孩儿了,当然不用拜啦。